



## 小荷花 截瘫女孩感受大爱

我们身边有很多命运坎坷之人,但也不乏心地善良之辈。本周,现代快报报道的残疾女孩小荷花的故事,就感动了许多读者和网友。今年19岁的小荷花,是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人,来南京已有10年时间。4岁那年,收养小荷花的萧文献爷爷带她从黑龙江坐火车回安徽,被几名抢钱的歹徒扎伤脊柱,最终导致高位截瘫。在南京街头流浪的10年间,这座城市每时每刻都让她感受着人间大爱。

小荷花所经历的困难,常人难以想象:1994年冬天,她刚出生就被人送到了萧家,当时是萧文献80多岁的母亲救活了她。老太太病逝后,年过六旬的萧文献成了小荷花唯一的依靠。谁也没想到,她和萧老汉紧接着就遭遇了被刺事件。2003年,萧老汉带着小荷花流浪到南京,开始靠捡破烂和乞讨为生。正是从那一年起,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开始给这两个外乡人持续不断的温暖。

小荷花是幸运的,从他们来到南京开始,爱心人士对他们的资助一直没断——2003年,南京师范大学的比利时留学生安娜发现了小荷花,她主动教小荷花读书识字,帮她联系能免费读书的学校,还帮祖孙俩租了一套房子;在安娜回国之后,南京企业家沈长明接过“爱心接力棒”,不仅每年给他们提供数万元生活费,还以小荷花的名义在南京买了一套房子,以便她在南京落户和参加高考。

**看点:**“有生之年,我将对小荷花负责到底。”沈长明的这句话让人倍感温暖,也给关心小荷花的人吃了定心丸。如果没有安娜、沈长明等人的资助,如果没有老师同学们的关怀,小荷花的人生故事很可能是另一个版本。正是这些爱心人士的爱与帮扶,照亮了小荷花未来的人生路。很高兴,这位乐观坚强的女孩正在为自己的梦想不懈努力。



## 缪宜吟 与市委书记共餐

广州这座城市,似乎一直盛产热心公共事务的公民,“萌妹子”缪宜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位目前就读于广州三中的女生,曾先后多次给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写信,希望他能在“世界无车日”搭公交地铁出行。本周三,缪宜吟意外地接到了广州市信访局的电话,称市委书记万庆良有意邀请她共进晚餐。这位在微博中得到众多网友力挺的“萌妹子”,终于有了当面与市委书记进行交流的机会。

缪宜吟是一名单车爱好者,与不少广州市民一样,她一直都对现在的道路没有单车道的事苦恼不已。这也使她开始关注环保和城市规划,并下决心准备到美国念大学,攻读相关专业。缪宜吟之所以写信邀请万庆良带头坐公交,是希望此举能够引起有关领导和职能部门的注意,进而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公交系统,并完善单车道和推广单车出行。“虽然可能市委书记只是做秀,但会有影响力。”

尽管受邀与市委书记万庆良吃了一顿饭,缪宜吟的建言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从新闻报道来看,万庆良解释了自己“在世界无车日”那天为什么没乘公交或坐地铁,同时强调“广州的地铁线路都已经坐过一遍”,但万庆良并没有正面回答“以后会不会坐公交上班”的问题。尤其让缪宜吟觉得遗憾的是,在接访结束之后,“书记和其他领导都开着车开心地走了,没有想到要坐公交回去”。

**看点:**在广州,前有“举牌哥”陈逸华反对地铁改造项目,后有“鲨鱼妹”自制海报呼吁市民拒吃鱼翅,如今又出现了呼吁官员带头坐公交地铁的“萌妹子”,实在让人敬佩。他们热心公共事务,持续不断地向决策部门发问,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参与意识。正是这些心怀公民意识的年轻人,用实际行动展示了90后群体积极向上和负责的一面,他们是广州一景,更是广州之福。



## 丁羽心 山西女商人受审

若要盘点过去一周的新闻人物,山西女商人丁羽心毫无疑问会榜上有名——不过,很多人对她曾用过的“丁书苗”这个名字,可能更为熟悉。丁羽心曾是中国内地呼风唤雨的“权力掮客”,也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腐败案的关键人物。本周二,丁羽心涉嫌行贿罪、非法经营罪一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她本人当庭认罪。从2010年底被警方带走至今,丁羽心已经被羁押近3年时间。

丁羽心曾是山西沁水县古堆村一位普通农民,早年丧母且家境贫寒。回顾丁羽心的人生轨迹,可以感觉她非常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起初,她通过倒卖鸡蛋赚了一笔钱,后来又在晋城开了一家餐馆,不久之后则通过买车运煤赚钱;上世纪九十年代,丁羽心开始通过官员帮忙炒火车票;2003年,丁羽心在北京成立公司,几年后结识铁道部官员并因中标高铁项目而获利颇丰。

据说丁羽心识字不超过100个,但她不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将自己装扮成了慈善名人。汶川地震后,丁羽心的公司共捐款1.14亿元用于抗震救灾;2009年,丁羽心向晋城捐款1000万元用于贫困山区脱贫工作,并捐资1.5亿元对中西部地区进行综合扶贫;2010年,丁羽心在福布斯中国慈善榜上名列第六。然而,顶着慈善名人光环的丁羽心,在刘志军落马后被控多次行贿并涉嫌非法经营。

**看点:**根据检方指控,丁羽心曾向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官员行贿4000万元,意在树立正面形象。不难想象,若不是刘志军案东窗事发,“权力掮客”丁羽心如今很可能依旧在用慈善做掩护,游走于商界和政治之间。其实,而用慈善来“经营形象”的事例并不少见。对于这种特殊的“美容术”,有关部门有必要保持警惕。



## 龚爱爱 “房姐”受审

过去这一周,“庭审”是一个反复见诸报端的关键词。那些走上法庭的众多“知名”受审者,就包括被网友称为“房姐”的陕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前副行长龚爱爱。9月24日,龚爱爱案在陕西靖边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公诉方认为龚爱爱“拥有多个户口”的行为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但龚爱爱当庭否认指控。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房姐”受审并未涉及此前备受关注的房产问题。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龚爱爱的大事年表:1964年出生于神木县解家堡乡双卜树村,父母都是农民;1986年,通过神木县公安局长薛立刚(舅舅)的关系进入神木县信用联社,并于2010年提拔为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今年1月17日,被曝在京拥有20套房总价近10亿元,随后公安部成立工作组核查其户口问题;1月31日,警方证实龚爱爱在京拥有41套住房,“房姐”随后被刑拘。

拥有多个真假户口,并且在京拥有几十套房产的龚爱爱,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房姐”。从一开始就有人怀疑,龚爱爱购买房产所用的资金有贪腐嫌疑。只不过,有关部门的调查最终显示,龚爱爱的购房资金主要来源于参与煤炭经营收入、房屋租金、工资收入和个人借款,未发现起诉罪名以外的犯罪线索,因此庭审并不涉及房产问题。尽管如此,“房姐”庭审不问房,依然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看点:**“房姐”龚爱爱受审不问房,与前不久“表叔”杨德才受审不问名表,情节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有不少网友对这种现象深感不解,甚至怀疑其中可能有猫腻。其实,正如一些法学专家所指出的,网友们的监督热情可以理解,但指控任何一个人构成犯罪都要拿出具体的违法犯罪事实和确凿证据。“房姐”多房和“表叔”多表顶多是线索,如果没有查出涉嫌经济犯罪的事实,就不应该起诉。



## 陈桂华 六旬老人拾荒还债

在福州台江中选社区一条无名巷的窝棚里,蜗居着一位61岁的老人,她的名字叫陈桂华。十多年来,她的两个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她而去,不仅让她经历了一系列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更让她欠下7万多元的债务。为了尽早还清债务,这位六旬老人每天都起早贪黑地拾荒,在过去两年中她已经还掉了2万元。她说:“我不知道自己哪天就走了,我不想走的那天还欠着钱,变成一个不诚信的人。”

陈桂华老人原本有一个还算圆满的家,但从1994年开始,厄运接二连三地降临这个家庭:1994年,陈桂华的小女儿被持刀歹徒抢劫并捅伤,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未能抢救成功;2003年,在受刺激卧床多年之后,陈桂华的丈夫也离开了人世;2008年底,陈桂华的大女儿又因患肺癌晚期,离开了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然而,为给孩子治病,她已经变卖了房子,并且欠了亲戚朋友7万元钱。

陈桂华老人不识字,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专长,每月只有210元的低保金。怀着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感恩之心,陈桂华老人每天都会拾荒10多个小时,自己每天只吃一碗青菜和小半碗稀饭;为了还债,她甚至还养了几只生蛋的母鸡——只不过,她前不久因养鸡的事与城管发生争吵而晕倒,反而耗了3000元医疗费。正是靠着这份难得的坚持,她已一点一点偿还了近两万元债务。

**看点:**陈桂华如此执着,有自己的理由:“他们人太好了,我不能欠他们的钱。”帮助陈桂华的那些邻居都不富裕,有些还是退休工人或下岗工人,但他们看到发生在陈桂华家的不幸遭遇后,依然慷慨地伸出了援手。这种互帮互助,是底层民众之间最朴素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与陈桂华老人所坚持的诚信一样动人。

本版特约主持人

汤嘉琛

(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